

第十届巴金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正

是江南春草绿
肠断潇湘
夜雨时

6

第十届巴金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

虎啸八年

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啸八年. 6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60-6190-3

I. ①虎…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115号

策划编辑：孙虹
责任编辑：孙虹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平面设计：王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5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 第一章 2 重庆上清寺汪公馆滑稽剧种种，吴稚晖冷不防向汪精卫下跪；上海重光堂鬼影憧憧，魔鬼与奸佞讨价还价
- 第二章 24 长沙纵火元凶是谁，成了历史疑案；蒋介石坦言，张治中的过错，就是我们大家的过错
- 第三章 50 中国统帅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奇观：“厕所文学”及其风波种种
- 第四章 73 汪精卫一行登上逃离重庆的飞机，不料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也在同一航班上，这让汪夫人陈璧君着实惊疑惶恐了一番
- 第五章 95 王劲哉在鄂中建起独立王国，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宣称反蒋，反共，同时也坚决抗日

- 第六章 汪精卫访日，先尝冷遇，继品霸道，再一次感到日本人难打交道；而其随员高宗武又险遭坂垣扣留
114
- 第七章 日本医生的手术刀结束了吴佩孚的一生，使他得保晚节
133
- 第八章 日本关东军原计划调两个师团到湖北增援，后来只好作罢；因为诺门坎之战被苏军消灭了数万人马，“满洲”防御都成了问题
150
- 第九章 长沙保卫战的一个局部战场发生了一件怪事：日本鬼子为了夺回一具尸体，反复冲锋，不惜死伤众多士兵
169
- 第十章 阎锡山策动反共的“晋西事变”得不偿失，续范亭嘲笑他“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折兵”
193
- 第十一章 白崇禧吩咐外甥海竞强，到时候以摘眼镜为号，把蒋介石抓起来，搞个第二次西安事变
214
- 第十二章 日本的媾和代表在香港找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但却对这个宋子良的真假颇费疑猜
237

- 第十三章 261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是谁把新四军带入了绝境却是更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 第十四章 284 戴笠奉蒋介石命借刀杀人，挑动日伪军围剿王劲哉，鄂中政治怪胎一朝灰飞烟灭
- 第十五章 300 唐生智对戴笠说，抗日应该派兵去抗，派人去投敌当汉奸怎么抗呢？你们搞得也太稀奇古怪了
- 第十六章 320 日本当局的任何抉择，背后都晃动着财阀庞大的影子
- 第十七章 343 冈村宁次总结华北扫荡失败的原因是部队挺进时被八路军钻了空子，把一些局部地区变成了他们的优势，因而皇军吃亏不小
- 第十八章 370 天皇毫不踌躇就满足了东条英机的要求，让其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集首相、陆相、参谋总长于一身的人
- 第十九章 391 常德只有余程万一个师八千人，面对十多万日寇围攻，能坚守到援军到来吗

第二十章 常德城外，几道防线陆续被突破，
410 日寇兵临城下；有人担心“说不定
今晚就会展开巷战”

第二十一章 常德的外围防御圈被日寇越逼越
428 小，战斗推进到四周城垣；而最后
的胜败尚难预料

第二十二章 日本当局犯下的战争罪固不可饶
452 恕，杜鲁门之流犯下的屠杀平民罪
又当如何？

正是江南春草绿，肠断潇湘夜雨时。

——（唐）沈宇

第一章 重庆上清寺汪公馆滑稽剧种种，
吴稚晖冷不防向汪精卫下跪；上海重光堂
鬼影憧憧，魔鬼与奸佞讨价还价

一

日寇尚在两百公里外按兵不动，窥察战机；而中国人却实行“焦土抗战”，先自将长沙一炬而焚，演出了一场毁壁断魂的悲剧。令寇仇嘲笑，令友邦扼腕；至于被无端葬身火海的老百姓身家性命以及公私财产，实在是无法计数。如此严重的渎职大罪，蒋介石仅处置了三个无关紧要的人物；而将应该承担主要罪责的大人物轻而易举就袒护下了。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许因了统战之故，也许因了一些国民党要员有临阵倒戈之功，史家为贤者讳，对这一件史事也是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事实上基本默认了蒋介石的处置是恰当的。惟独郭沫若在《洪波曲》里道出了些许真相，却又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作了删改。

笔者为了还历史一个公道以慰长沙死难同胞，将不揣冒昧，还原焚城真相，曝光焚城事件的最大责任人。功过是非应该分明，不能因为谁谁谁在人生道路上句号画得好，就将其半道上的涂鸦也一笔勾销了。

在重庆城内，第一时间获悉焚城惨剧消息的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军委会，而是上清寺汪精卫公馆。

长沙城内湖南省政府一个名叫郑洛克的科长，侥幸逃出火海。到城外夺得一匹快马，疾驰湘潭，向汪公馆拍发了一份特急长电。这位郑洛克是参加过“改组派”的，以汪系人物自居，故有此举。

汪精卫接到这份电报的时候，正准备大宴宾客，国府几位大佬

已在餐厅就座。他叫佣人去把正在应酬客人的陈璧君叫出来，将电报递给她。

陈璧君阅后大惊，半天说不出话。

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客人们，汪精卫拿不定主意。

陈璧君断然挥了一下手，以为不可；难得高兴一下，可别扫了大家的兴。即使要说，也得酒阑宴罢之后。

汪精卫默然一忽儿，点了点头。反正大家今明两天会从报上或无线电广播得到消息，索性不说也罢。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是当时一些新闻纸对抗战期间两种生存状态的写照。当然，后方也不是谁都有条件“紧吃”的。乡下饥民遍地不必说了；重庆城里的“升斛小民”占总人口九成以上，不唯无条件“紧吃”，反倒常常断“升”、断“斛”无米下锅而性命“吃紧”呢。只有那些富商大贾，那些达官显贵，才有条件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任随前方如何吃紧，也影响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今天，身居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高位的汪精卫大宴宾客的桌上，不仅有鸡鸭鱼肉这些让“升斛小民”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甚至还有几千公里外的阳澄湖大闸蟹。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黄仁霖惊讶地问，阳澄湖乃敌占区，这东西如何到得了这里？

司法院院长居正颇为鄙夷地瞅他一下，冷冷丢过去一句话，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买不到？你要买一盘炒人心都没问题。

周佛海见黄仁霖脸上有些尴尬之色，忙开口打了个圆场，化解了不快的气氛。他正儿八经地解释，大闸蟹是坐飞机来的。专门有商人做这种生意，先从上海空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重庆。

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摇头啧啧，慨叹这么一来，豆腐也运成了肉价了，何况大闸蟹呀。

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是个讲究口腹的人，随手把掏食殆尽的蟹腿空壳扔在面前专供盛放残骨的小盘里，用桌上预置的小毛巾揩了揩

嘴巴。笑嘻嘻说：

“只要好吃，就是运成了黄金价，又能怎样！”

“嘿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华冷笑道，“我看还差不多就是黄金价了吧？”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党国元老吴稚晖最近忧虑国事甚殷，对讲吃讲喝失去了兴趣，几番想打断他们的谈话。此刻便揪住这个话头，慨叹道：

“既是价比黄金，诸公何妨少吃一只蟹，让政府多买一条用于抗战的枪支呢！”

陈璧君听了这话，不大高兴了。她似笑非笑地瞅了瞅吴稚晖，说：

“吴稚老，依你看，我们今天吃掉了多少支抗战的枪支呢？”

吴稚晖一时哑然。这才猛醒自己这话是要得罪主人的。赶紧赔笑，抱歉地说：

“汪夫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话是广而言之，并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宴席！今天汪夫人和汪先生盛情招待，给大家提供一个倾吐块垒的机会，稚晖感谢犹恐不及，怎么还会有别的意思呢？我这是言不及义了，言不及义了！”

戴传贤一笑，想要借机挑动吴稚晖说一些可以助兴可以佐酒的话。他知道这老贼毛在政治上是个丑角，早年附汪，北伐以后投靠蒋介石；同时说话著文敢用别人不敢用的污言秽语——如讽刺借钱娶妻，公然写出传诵一时的“化宽债紧”；^①加上他满嘴无一颗牙齿，时人嘲为“无齿（耻）之徒”。

“稚老胸中能有什么块垒？不妨‘吐’来我们大家听听。”

吴稚晖肃然动容，放下酒杯，喟然长叹一声。说：

“武汉沦陷，广州失守，国家犹如危巢累卵，这胸中安得无‘块’，安得无‘垒’呀！”

^① 化，音“批”。一指夫妻离散，一指女性生殖器；吴稚晖此取后者义。

戴传贤本欲诱导吴稚晖说一些类如“仇宽债紧”的醒脾开胃之论，不料这“无齿之徒”语出悲怆，使满座哑然肃然。话题也立刻转到国事与抗战上来。

监察院院长于佑任说：“武汉会战以后，正面战场几乎听不到枪声了。日寇是不是已经感到难以为继了？”

周佛海微微冷笑：“这个倒未必！大战以后，战场一时沉寂，那是因为交战双方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损失，各自忙于整理补充、进行全面性的战略调整。这段时期一过，也许大规模的进攻又要开始了！”

吴稚晖觉得周佛海这话有道理。不禁又忧上心头愁上眉梢，端起杯子仰脖喝干。他这是第九杯了，两颊也开始泛红。嘴里不断喃喃说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呀。

内政部长何键是军人出身，觉得周佛海的话有些道理，但也有些偏颇。

“周先生的高论是很不错的，战事决不会停下来，我料定敌人新的进攻数月间必会开始；不过，它要再组织起像武汉会战那样三十五万人马的大会战，我的蠢见以为它不再有这个能力了！”

汪精卫也是觉得何键的话有些道理，同样也是不愿完全赞同之。他叫着何键的表字说：

“芸樵说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会开始，我以为确系高论；只是，说它再组织不起像武汉会战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我却不敢苟同！我当年追随先总理在日本逗留多年，对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工业根基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它至今投放到中国战场的力量，恐怕还不到全部实力的一半！我倒担心，它吸取了武汉会战兵力不足的教训，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搞上一个四十万人马甚至五十万人马的大进攻！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试问，我们的阵线还能守得住吗？”

在座者一多半人不大赞同汪精卫的臆测，只是因为他的崇高身份，又是宴会的东道主，都不愿驳他。而吴稚晖却把汪某人视为“日本通”，容易轻信汪的判断。此刻便更加悲观，慨叹之后，又灌

了满满一杯。

接下来话题又扯到日寇下一步会进犯什么地方。

中央军委委员唐生智在政治上长期以来是靠近汪精卫的，又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汪精卫很想听听他的看法。便叫着他的表字说：

“孟潇，你是军事专家，说说你的高见如何？”

“汪先生这是高抬生智了！生智哪里谈得上有什么高见，蠢见倒还有一点。”唐生智谦逊地笑道。旋略作沉吟，说：“目前战事的沉寂是暂时的，其实敌我双方统帅部都明白这点。至于日寇下一步的行动……我以为一定是南昌和长沙，而且首攻之地必是南昌！南昌东依鄱阳湖，西傍赣江，南面钳制浙赣铁路，是保卫我三战区与九战区战略通道的重镇；南昌周围又是我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寇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且我军飞机凭借南昌机场，常常轰炸长江里的日舰，使其大为苦恼。所以，可断定，日寇下一步必会首先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何键说：“孟潇兄分析得很对，南昌会战早迟定会发生！我以为，我军不必呆等，应该趁敌人整补尚未完成，先发制人，主动揭开会战大幕！孟潇兄乃统帅部成员，可不可以在会上转达我这个建议？”

唐生智正欲开口，周佛海急不可耐地抱怨道：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招惹日本人，双方都休整一段时间有什么不好呢！我就不明白，这个时候我军飞机跑去炸人家的军舰干吗？这岂不是故意引得他要来攻占你的机场又是什么？我看周至柔^①就是个好大喜功之徒！太不负责任了嘛！千万不要小觑日本人的综合实力，我看他们再拼凑个四五十万会战大军不会有问题！诚能如是，我军如何抵敌得住？我们又将何以为计？”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一直没开腔，一杯又一杯地喝酒。周佛海的

① 周至柔，国民党空军总司令。

担忧之词触动了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脱口道：

“靖康之祸不旋踵矣！”

汪精卫苦笑道：“布雷，什么‘不旋踵’，我们早已蹈入靖康之难的覆辙！而且，比诸南宋的偏安局面更为狼狈！我们现在还残存多少区域，人家南宋多大地盘？而且南宋占有江南财赋之区，我们手里这块西南一隅自古就出不了银子；我们连南宋也不如啊！”

陈布雷又喝了一大杯酒。重重地放下杯子，竟潜然涕下。哽咽道：

“降固不可，战又必败，我们当如何是好啊！”

举座无声，尽皆黯然神伤。

忽然，满脸鼻涕眼泪的吴稚晖离座，走到汪精卫侧畔，扑通跪下。这个意外的举动不仅把汪精卫吓了一跳，在座衮衮诸公也无不惊诧莫名。只见吴稚晖无限激动无限悲戚地对汪精卫说：

“救救中国吧，季辛兄！^①蒋先生已然智穷力蹙，能救中国的只有你了！快设法结束这场不利的战争吧！季辛兄，你对党国应该负起责任来，千万不可为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

汪精卫终于回过神来，赶快离座。移步吴稚晖对面，郑重跪下，并且拉起他的双手，十分恳切地说：

“稚老，放心吧，精卫一定竭尽弩钝，千方百计拯救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决不辜负你的期望……”话未说完，眼泪夺眶而出。

此后两人相对跪泣良久，再无话说。倒弄得满堂宾客十分狼狈，陪跪固然不妥，劝说也无从措辞。还是陈璧君有杀伐，不仅不为所动，还大为生气，当即离座指着他俩呵斥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当着满座衣冠，相对长跪，简直就是做戏！成何体统呀？”她看了看周佛海和她的侄儿陈春圃吩咐道：“还不把这这一流角色扶起来！”

① 汪精卫，字季辛。

据汪精卫最小的女儿汪季筠多年后的回忆录说，除了当时尚在稚龄的她以为其父与人对跪相泣乃宴中余兴外，举座从此黯然，再无人说一句话，只听见一杯又一杯灌酒的声音。

二

客人陆续散去之际，汪精卫一边拱手送别，一边小声请周佛海“留步”，说“有重要消息奉告”。

周佛海说正好也有事相禀。

送完客人，两人来到小书房。

刚刚落座，汪精卫就拿出了郑洛克的长电，让周佛海先看。

周佛海阅电，先是大惊，继而摇头叹气。说：

“现在已经发展到不待敌人来打，自己先行烧起来了！唉，我们这个政府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啊！”

汪精卫默然不语，神情煞是悲凉。

周佛海又说：“如果再要固执地打下去，只有一个结果，亡国！真不明白，委员长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

汪精卫说，为了和战之事，曾经几度和蒋介石晤谈，要求蒋介石罢战言和。两人有时候还争执得很激烈。蒋介石是精明人，安能不知胜败之数。原则上蒋并不反对和平，只是他有两点顾虑：第一，他认为日本没有诚意，任何既订的条约都可以撕毁，谈判的结果得不到保障。所以谈和要以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第二，他最担心的是一旦公开谈和，则中共必将振振有辞谴责投降，纠结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甚至还包括部分黄埔将领，联合讨蒋。那样一来，抗战虽然终结，内战却又蜂起。同样是战争，抗战可赢得民众拥戴，使自己成为民族领袖。所以与其打内战，不如继续抗日。

“我反复对他说，共产党的天性就是跟我们捣乱，你主战他也捣乱，你主和他也捣乱。当你主和时，他的捣乱当然会公开化；但你现在主战正烈，他们并没有停止操纵、把持、挑拨、离间。所以，

顾忌共产党的态度是没有意义的！共产党是抗战的最大受益者，据说已经拥三十万之众，其大小根据地的人口总数近千万。即使老天开眼我们将来打赢了抗战，他蒋委员长又将面对一支强大的共产党武装的挑战！”

“汪先生这话可谓鞭辟入里，点中了穴道！”周佛海望着汪精卫，“蒋委员长应该警醒呀！他怎么说？”

汪精卫微微冷笑了一下：“他说这些道理他都懂，对共产党在敌后日益坐大也深为担忧；但是谈和，闹不好就会被国人指为张邦昌、秦桧一流，非同小可。所以，日本人必须撤兵，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然后才可以公开谈判。”

周佛海失望地摇了摇头：“那岂不是与虎谋皮么？人家是战胜国，反倒要人家先让步！还说人家没有诚意，委员长自己就没有诚意呀！”

汪精卫看了看周佛海：“蒋先生对日本人的顾忌，要求日方首先在行动上作出保证，这是公忠体国之举，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就是你刚才说的，人家是胜者，哪里有胜者反倒对败者先作让步的呢？”

周佛海充满希冀地望着汪精卫：“蒋委员长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党内厌战望和的同志对他已然失去了信心；大家希望汪先生能毅然出面扛起和平大旗，打开和平之门，为国家为民众创不世之功！则党国幸焉，中华民族幸焉……”

汪精卫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多次向你们表态，没有蒋先生参与，和平运动是搞不成功的；要我到外面去谈和，说白了是去日本人卵翼下求和！那还了得么？那不成了张邦昌了吗！”

周佛海十分厌烦他这话，暗暗在心里嘲笑，又想击败蒋介石而夺回最高领袖的交椅，又瞻前顾后，担心名声不佳。似此患得患失，难怪大半辈子蹉跎，失去一次又一次机会，一次又一次让人骑到脖子上。周佛海脸上当然不会把心里的嘀咕流露出来，只作沉思不语状。过了一会儿，才说：

“汪先生的这个顾虑，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好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汪精卫愣了一下，审视般瞧着他：“什么？解决了？”

周佛海微微一笑：“啊，是这样——高宗武和日本人谈了多次，终于争取到对方同意……”

周佛海故意停顿了一下，佯作往茶几上放茶杯，以观察汪精卫反应。

汪精卫是个沉不住气的人，当即两眼放出希冀之光，迫不及待问道：

“对方同意什么？”

“汪先生出面的话，双方可以在香港一类中立地带谈判；谈好以后，汪先生组府，也可以在日占区以外，以避嫌疑。当然，新政府的一切费用，包括一支百万大军的费用，全部由日本方面负责！”

汪精卫虽然难免怦然心动，但是仍觉没底。日本人能不能兑现承诺？即使兑现，这支百万大军又从何而来？当然，这个可以让龙云、张发奎、唐生智一类“改组派”同志想办法；再说，旗号一经打出，一向具有潜在反蒋意识的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会率部来归的。他在心里不自觉地用了“来归”这个概念。因为他从来就觉得只有他和故去的胡汉民才是孙中山衣钵的合法继承者，自己才是党国正统的象征。此刻，他已经倾向于同意周佛海的意见。脸上却不露声色，问道：

“高宗武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他有电报给你？”

“前一阶段是在上海；后来日本方面主动提议移樽中立区的香港，为的是避免让中国同志感到在日占区有情绪上的不快。你看，人家日本方面多么体谅人呀！后来，高宗武过于劳累，肺病复发，吐了几次血，住进了医院。他只好让梅思平一个人回来汇报最新情况……”

“梅思平……是不是在中央大学执过教鞭，和胡适先生时相相处的那个梅思平？”